

歷史與空間

抗美援朝父子兵

20世紀1952年2月下旬的一天，朝鮮戰場硝煙瀰漫，炮火連天，在天寒地凍的朝鮮東海岸中國人民志願軍16軍47師141團2營7連宿營地，一位中等個兒、精神飽滿的志願軍戰士手拿一封書信，聚精會神地看着，眼角不時泛起了晶瑩的淚光……

這位志願軍戰士名叫顏邦翼，是該團2營7連的文化教員，他手裡的書信，是失去聯繫多年的父親寫來的。顏邦翼是重慶梁平人，1929年8月出生在梁平縣（解放前叫梁山縣）一個還算殷實的家庭，父親早年投身革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共產黨人血流成河，處處風聲鶴唳的日子裡，為了保護家人不受牽連，父親於1932年在梁平縣登報聲明和母親離婚，從此家人和他失去了聯繫。

1946年6月6日，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父親還在人世後，16歲的顏邦翼離家出走，外出尋找父親。那時候，家裡的當家人祖母早已去世，家道開始中落。不料父親尚未找到，顏邦翼半途被國民黨25師抓了壯丁，後被編入內政部第2警察總隊。1949年12月24日，顏邦翼在成都灌縣石羊場隨部隊起義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後來又隨部隊參加了貴州剿匪和地方政權建設工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革命的大熔爐裡，顏邦翼在組織的幫助下，政治覺悟迅速提升，由一名舊軍人迅速成長為堅強的解放軍戰士，並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擔任了團小組組長、支委，後來又擔任了連文化教員。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部隊受命到河北集中訓練，1951年9月按照上級命令開赴吉林省柳河、通化駐紮，24日奉命開赴朝鮮前線，25日部隊跨過鴨綠江來到朝鮮。入朝後，部隊白天休息，晚上行軍，沿途不時遭到美軍飛機空襲。美軍飛機空襲時先丟照明彈，把大地照得跟白天一樣，丟過照明彈之後就俯衝下來投炸彈，專門破壞公路。美軍飛機飛來的時候大家就隱蔽到公路兩旁的樹林裡，待飛機飛走後再出來行軍。行軍過程中有兩三天公路被破壞了，橋被炸斷了，帶的糧食也吃完了，直到把路修好、把橋架好，當地朝鮮人運來糧食大家才吃上一頓飽飯。經過13天的急行軍，部隊終於到達了目的

地。到達目的地後，戰士們立即開始挖戰壕、修工事，建房子，準備戰鬥。

那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剛剛發動完「夏季攻勢」、「秋季攻勢」，中朝軍隊也發動了反擊戰，收復了一些失地，朝鮮的土地上到處是殘垣斷壁、一片狼藉。建房沒有工具、沒有材料，戰士們就把朝鮮樹林裡的樹子砍來，拿十字撬挖起坑坑，把樹子矗起，填上泥土，用水一潑，地上很快結冰，這樣就把柱頭矗起了。矗起柱頭後，用泥土圍着一排排柱頭倒上泥土，用水一潑，很快又結冰變成牆壁，屋頂則用樹枝和禾草堆在上面。房子建起後，開始在屋裡築炕，炕上放些樹葉和乾草，也就成了通鋪，大家睡在上面感覺十分暖和。

戰鬥間隙，顏邦翼想念祖國，想念家鄉，思念着仍然沒有尋找到的父親，但他把思念之情化作了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認真做好領導交辦的每一件工作。一天，連指導員到團部開完會回來，轉給了顏邦翼一封信，並告訴他這是他的父親寫來的。顏邦翼有點驚訝，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失去多年聯繫的父親，怎麼會在異國他鄉說來信就來信了呢？但打開一看，儘管信未署名用的是代碼，但信確實是父親寫的。父親在信中提到顏邦翼在部隊好好聽首長的話，積極工作，努力進取，不怕吃苦，不怕犧牲，一切行動聽指揮，在戰場上把自己鍛煉成出色的志願軍戰士。父親的信，字裡行間透滿了溫馨的父愛。原來失去聯繫多年的父親顏伏，早已擔任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炮兵7師師長，並於1951年4月奉命率部來到了朝鮮戰場。

雖然由於戰爭環境的特殊性，顏邦翼和父親顏伏沒能在朝鮮戰場相見，但得知父親也在朝鮮戰場後，顏邦翼的心裡激動無比，渾身增添了無窮的力量。他和戰友們一起天天修工事，挖坑道，敵人的飛機來襲時就鑽進坑道裡躲炸彈，敵機飛走後又繼續挖。他們把作為陣地的山頭打通，把山與山之間打通，讓山和山連成一片，讓在山頭陣地上阻擊敵人的戰友，在敵機來襲時可以躲進坑道，敵機飛走後就出來殲滅敵人，讓每個山頭的戰友都可以互相來往，大家把這叫坑道線。戰鬥間隙休息的時候顏邦翼就開展戰地文化，他把揹在背包裡的書和報紙拿出來擺起，供大家看書



■抗美援朝時期，顏伏在朝鮮留影。

作者提供

看報。沒打仗的日子他就教戰友們唱歌、寫字、學文化，學漢字、學朝鮮語。顏邦翼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但記性好，不懂的地方就去請教另外的文化教員，學會了就回來教大家讀，教大家唱，教大家寫，熱炒熱賣，現學現用。有一次遇到朝鮮人民軍首長來慰問，領導把佈置歡迎會場的任務交给了他。沒有鮮花，他就把不同顏色的樹枝集結在一起，紮成一把一把的，用藤子纏好，像鮮花一樣；沒有歡迎標語，他把一節一節的松樹枝按照字的筆畫插好，也就成了歡迎標語。1952年春節，部隊駐地附近的朝鮮老百姓帶着蘋果等慰問品前來慰問，聯歡時顏邦翼帶着大家跟着朝鮮老百姓一起跳舞。此外，顏邦翼還按領導的要求報道戰地新聞。他把稿子寫在煙盒紙上面，送到營裡，營裡送到團部，團部送到報社。就這樣，在朝鮮期間，顏邦翼還在《戰士報》發表了好幾篇新聞稿件。顏邦翼的出色表現多次受到了上級領導的表揚。

而顏邦翼的父親顏伏，早年在北平和梁平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奔赴江南抗日前線，為抗擊日寇，建立新四軍根據地作出了積極貢獻。解放戰爭中轉戰南北，能征善戰，打了不少勝仗。朝鮮戰場上英勇頑強，有勇有謀，參加了粉碎敵人「秋季攻勢」、「反細菌戰」、「上甘嶺戰役」、「夏季戰役」，直接組織指揮了多次重要戰鬥。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靈活機動地運用炮兵戰術，以少勝多，圓滿地完成了上級部署的歷次戰鬥任務，多次受到志願軍總部的通報表揚，譜寫了一曲「朝鮮戰場父子兵，保家衛國把敵殺」的英雄凱歌。

書若蜉蝣

■葉輝

且說大宅滄桑史

話說Kingsclere此座大宅，其實乃糅合印度與拜占庭風格，由猶太人庇理羅士（Emanuel Raphael Bellios）所興建，原擬建成之後，用作猶太會堂，卻遭受反對，那就只好用作普通住宅；就在1901年Kingsclere建成之前，庇理羅士與妻兒早已搬回英國，他1905年在倫敦逝世，大宅遂用作庇理羅士家族之聚會場地；1906年轉為私人酒店，專供外籍人士居住。

翻查歷史所記載，在1908年之時，颱風吹襲本港，1908年7月28日颱風肆虐逾四小時，其時有報道指出，Kingsclere其中一座樓層遭吹塌，居於其中的一名外籍商人要四小時才被救出；此場颱風遂導致26間樓宇倒塌，乃至有59人喪生，Kingsclere僅部分倒塌；及至1923年Kingsclere拆卸重建；到1949年杜月笙來港居住的堅尼地台，實為Kingsclere之舊址。

德格拉斯堡乃由蘇格蘭商人德格拉斯·立畢（Douglas Lapraik）於1861年所建成，當初為公司總部及其私人寓所；及至1894年，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斥資購入此建築，易名為拿撒勒樓（The Nazareth House），其後也曾大規模修葺及重建，更加建一所印刷工場；在本港日佔時期，拿撒勒樓及伯達尼療養院遂成為香港仔船塢工人宿舍及日本憲兵總部；及至1954年，香港大學遂購入德格拉斯堡，在1956年正式用作男生宿舍，命名為大學堂。

巴黎外方傳教會收購古堡之時，遂在巴黎鑄造一條銅梯，全梯由巴黎經海路運抵本港；二戰時銅梯為日軍充公並運至日本，

在戰後應港府要求，銅梯才重回乃糅合印度與拜占庭風格，由猶太人庇理羅士（Emanuel Raphael Bellios）所興建，原擬建成之後，用作猶太會堂，卻遭受反對，那就只好用作普通住宅；就在1901年Kingsclere建成之前，庇理羅士與妻兒早已搬回英國，他1905年在倫敦逝世，大宅遂用作庇理羅士家族之聚會場地；1906年轉為私人酒店，專供外籍人士居住。

石頭莊園（Stone Manor）在沙宣道33號，建於1930年，原為陸佑之子陸運濤舊居，陸運濤為電影製片人、鳥類學家及攝影家，他創辦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也曾邀張愛玲撰寫近十個劇本，但陸運濤在台北參加完亞洲影展後途中飛機失事身亡；大宅在1970年由霍英東斥資143萬元購入；玻璃窗與大閘上刻着神獸徽章，寫着拉丁文Samper Fidelis，意為「敬畏的神」。

譚雅士大宅Jessville在薄扶林道128號；由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樸的岳父譚雅士於1929年購入地皮並在1931年建成，Jessville之名取自譚雅士愛妻杜佩珍（Jessie Tam），大宅具文藝復興時代色彩，糅合裝飾派的藝術特色；大宅樓底極高，建有寬闊柱廊；屋頂建有一座中式涼亭，風格可謂中西合璧；從大宅閘口向邊邊過去，可遠眺東博寮海峽以及南丫島；此一建築約略反映戰前本港的建築風格及技術，乃至殖民地時代上流社會品味。

至於業主最初提交的保育方案，也曾建議保留大宅作住客會所之用，並有限度向公眾人士開放，然而，就在獲批准大樓以後，業主竟將大宅改建為四個私人住宅單位，更不會讓公眾進入大眾參觀，僅可在大宅外設置公眾觀賞區，參觀者可遠觀此一大宅的外貌。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九十七）

明代高僧湛然圓澄

晚來依舊柴扉。
我住山時，白雲與我最相知。
侵早風聲，舊風辭嶂外。
我住山時，白雲與我最相知。

明代高僧湛然圓澄詩
素仲配畫
甲午秋月



湛然圓澄（1561—1626），著作有《宗門或問》一卷、《湛然圓澄師語錄》八卷行世。高僧住在山上，每日與白雲共度。在高僧心中，白雲成為他日夕相隨的相知，出家人心境也如白雲一樣，自由自在。人生最痛苦的是把自己的心鎖死，如修行之後，得到悟性，及把心性放開，即能如白雲一樣輕盈舒爽。

「觀朱霞，悟其明麗；觀白雲，悟其卷舒。」不要把自己的心鎖上，打開心鎖，讓心如白雲一樣自由自在。偶讀清代文人筆記內有殷日戒的一段話：「孔子只勉人生時用功；佛氏只教人死時作主，各有一意。」生時必須用功，才能在死前無悔無怨，佛陀也教人用功呀，要精進。我以為殷氏此言差矣。

浮城誌

■星池

意料之內

一個如常寧靜的晚上，祖父與孫兒安坐沙發觀看電視節目。忽然，消防車和救護車的警報聲響徹雲霄，此起彼伏，令孫兒好奇地前往窗邊四處張望，不由得自言自語：「附近發生了事故嗎？」須臾，他說：「原來是下面的輕鐵車站發生了意外！」祖父也站起，緩緩走到孫兒身旁說道：「真的嗎？難怪聲音如此靠近！」

「是輕鐵撞上途人嗎？」孫兒隨心說。「其實，那個位置常常有人橫衝直撞，絲毫不理列車已經駛近，頗為危險。」祖父一邊說，一邊俯視停在月台不動的車廂，遠看多名消防員正在努力工作。

「對！我在家中，時時也會聽到輕鐵的警報鈴聲，提醒列車將至，勿再衝出道路！我曾目睹，乘客只不過為了趕上列車，省去候車的十分鐘時間，於是衝出道路，險象環生。」孫兒說罷，忽地再道：「原來是有一名男童被撞，繼而捲入車底，現正在搶救當中。」孫兒的指尖正在手機屏幕上滑動，努力查看來自網絡世界的即時新聞。

「如此迅速便有報道？」祖父認真地問。

「報社借用了途人拍攝並放上網絡的照片來報道。」孫兒一臉平常地續說：「因為救援須時，不少行車路線也要改道或暫停，需要盡快發放消息，緊急應變處理！」一會兒後，消防員看似已把傷者救出並將其送院，而拯救團隊及圍觀群眾亦逐漸散去。「那個意外現場，即使設置了行人過路燈，亮起紅燈，也會有人不去理會或貪一時之快而闖禍。」祖父瞥見專注在手機屏幕上的孫兒續道：「你們這些孩子要小心一點，專心走路，別太分心。」

「我走路非常小心啊！」孫兒靈機一動，「早前有老翁搭乘巴士，未聽勸告而走上第二層，結果下車時便發生了意外！無分年紀，所有人也要萬事小心啊！」祖父對於孫兒的頂撞，並沒生氣，反而有點頓悟。「看來不少意外，皆是意料之內，只要處事能謹慎，是可以避免的。」祖父見孫兒領首，於是微笑道：「好吧！街外熱鬧已過，一切歸於平靜，我們繼續看電視，節目尚未播完啊！」最後，二人安然地過了一個愜意的晚上。

豆棚閒話

豬頭不僅受引車賣漿之流所鍾愛，在文人裡也享有一定的聲譽。譬如蘇軾，又如袁枚。蘇軾的《煮豬頭頤》已為人所熟知，而袁枚也是不遑多讓，他到弟弟家作客，學到一種煮豬頭的方法：把豬頭加上佐料放在木桶裡，中間置銅絲籬相隔，然後用火隔湯把豬頭煮至爛熟，多餘的肥油膩渣，隨湯自行從桶外流出。其製作之巧，與《金瓶梅》裡的蕙蓮用一根柴火就能把整個豬頭燉爛，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於下里巴人來說，豬頭除了皮肉膠原質豐富，豐腴味美，更為人看重的就是價廉了。由古及今，豬頭都是不入品流之物，這從《清稗類鈔》裡即可找到相關的史料佐證。清代，「豬頭肉每件售七文，鹽鴨卵每枚售十五文」，一件豬頭肉甚至還不及一枚鹹鴨蛋的價格一半。蕭紅也曾在她的一篇散文裡提到過豬頭肉。1930年代，她與情人郎華在哈爾濱一家小飯館就

來鴻

懷着崇敬之心，我專程從香港回故鄉中山石岐聆聽了「蕭友梅 呂文成」作品鑑賞音樂會。兩位宗師都是石岐人，因而我對他們的生平更有深入了解的興趣。

蕭友梅的故居就在旺中帶靜的孫文西路的興寧里，他自小就在澳門接觸西方音樂，十多歲便從廣州到日本攻讀教育、鋼琴和聲樂，回國後考取了文科舉人，繼而又去了德國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學成回國後蔡元培支持他籌建了中國第一所專業高等音樂教育機構：國立音樂院（1949年改為「上海音樂學院」），並且擔任校長，直到病逝。他是把西方現代音樂引入中國，融合中國民族音樂，開創現代音樂教育的宗師，他的作品除有歌曲，還有器樂曲和大量的音樂論著和教材，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音樂人才。

呂文成誕生於石岐南郊的南下村，儘管他3歲跟隨養父去了上海，但他的根在廣東，他就讀的廣東同鄉會的廣肇義學受到廣東音樂的熏陶，得以日後在上海，以及赴京津、武漢等大城市的演出中創作，演奏廣東音樂，並融合到粵劇唱腔中去，用他獨特的「旦喉」演唱，同樣獲得成功。

1932年他移居香港，之後的歲月是他從事廣東音樂、粵曲和樂曲創作的全盛時期，他創作和演唱大量的抗戰作品，鼓舞民眾的抗日民族情懷。他先後三次回故鄉石岐演出，還隨團訪問北京和廣州，他成功製成了高

餐，其中一道菜是五分錢的豬頭肉——豬頭似乎從來就沒有擺脫過自己卑微低賤的身份。

其實只要會做，從豬頭的各部位，都能發掘出美食的樂趣。傳統的食補文化，講究「點對點」，一位腦力勞動者，彈心竭慮工作之餘，家人表達關愛的最佳方式，莫過於端上一盅親手燉好的天麻燉豬腦，為之食療補腦。所以在菜市裡，時常見有主婦向肉販請教，怎樣去除豬腦上面的肉膜。熱心的肉販會用一根牙籤示範，將肉膜層層捲起，小心剔除乾淨。即使不願費力動手，到藥膳館或排檔的燉品攤，也能輕易吃到搭配各類食材燉好的豬腦。

豬耳朵多用香料醬油滷至酥紅晶瑩，切成一指寬的厚度，每片帶有一塊軟軟的脆骨，一嚼，肉汁就從齒間迸濺而出，外軟內脆，香濃美味。我最喜歡買滷豬耳朵，加幾瓣番茄和青蒜略為烹炒，吃剩的肉汁，到第二天就結成了凍，用來拌麵條，

精彩絕倫。豬舌頭也是家常的滷菜，有地方稱為「口條」，有地方稱為「招財」，嶺南叫做「豬利錢」，夏日晚上，用一盤涼拌豬剛就啤酒，簡直不能更夏天。

冬天做臘味，取豬頭的上下顎和面頰部分，壓得扁扁的，風乾了，就像一塊豬頭餅。用臘豬頭肉炒米粉，風味極佳，膠稠的肉汁，簡直能把人的嘴唇皮黏合在一起。多年前我從一場足球直播裡，還見識了西班牙的臘豬頭。巴塞隆拿球迷為了侮辱「叛逃」到皇家馬德里的葡萄牙球星費高，從看台扔下一個臘豬頭。這只出現在轉播鏡頭前，可能是全世界曝光率最高的豬頭，外觀紫烏烏的，與色香味俱全的中式臘味相去甚遠，沒有一眼就能勾起食慾的賣相。但由此表達出的意思卻是明白無誤的，即以豬頭罵人，國際通用。

有人與我調笑，發給我一條微信：你到超市購物，付款的時候，你把頭伸到掃碼機前，只見屏幕顯示——豬頭，80元。

■繆毓琛

致敬宗師的音樂會

胡，採用雙腿夾琴筒的方法，使高胡成為廣東音樂的靈魂樂器。

音樂會上下半場分別呈現截然不同的風格，先是蕭友梅和他那個時代的聲樂和器樂作品，從《問》、《南飛之雁語》中，我們感受到東方人那份內斂和憂國憂民的情懷。而《秋思》、《小夜曲》兩首器樂作品，則帶出了西方恬靜的田園風光和浪漫情懷，這是他留學東洋和德國所吸收的音樂養分，融入內在的民族基因，激發出優美的旋律。音樂會很有心思，還演繹了他的同僚，學校的音樂教務主任黃自的三首聲樂作品《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玫瑰三願》和《長恨歌仙樂飄飄處處聞》，還有他的繼任者、後來的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的鋼琴曲《牧童短笛》，三位中國嚴肅音樂泰斗的作品，由他們共同創建學校——上海音樂學院的師生們演繹出來，喚回了作品那個時代民風的質樸純真，喚回了中華民族深沈的音樂基調和精神追求，並得以傳承。在蕭友梅的故鄉承辦這場音樂會，並成立蕭友梅基金，建樹他的銅像以紀念一代宗師，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下半場則全是呂文成大師的廣東音樂作品，有奮發向上的《步步高》，有描繪西湖美景的《平湖秋月》、《蕉石鳴琴》，更有具鮮明南粵特色，用絃索演奏《醒獅》和《漁舟晚唱》，並加入了西方和聲長處的新

聲，讓樂曲更具文警效果。星海音樂學院師生們以扎實的音樂基本功，在李俊斌教授的指揮下，透徹理解樂曲精神，儘管作品創作年代的意境已遠去，除了讓年輕一代緬懷，更讓年輕一輩放下浮躁心情，從音樂中感受鄉土風情、人文本質。

樂曲《岐山鳳》是用五架頭的形式演奏的，分別是高胡、椰胡的拉弦，揚琴、秦琴的彈撥，一支洞簫猶如青蛇一樣纏繞於兩者之間，令樂隊有機地組合，矯健輕快的節奏，把鳳凰棲息岐山的吉祥喜慶傳遞給每一位聽眾。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高胡樂手，還有樂團的二胡首席，就是採用雙腿夾琴筒的演奏方法，讓傳統得以傳承。

這場音樂會既然定位為「鑑賞音樂會」，應該是向經典致敬。下半場的一個遺憾是，星海音樂學院的師生演奏者接受的是院校正規的民樂訓練，按照國樂或民樂的模式編曲、配器和技巧來演奏，比如加曲的《平湖秋月》的前奏，就像雲南民歌的曲調，喪失了厚重的原汁原味；幾首樂曲中，為着各聲部的平衡，高胡和二胡在其中的主導作用減弱了，其獨特的上下滑音也沒有欣賞得到，淡薄了應有的地方色彩。我們多麼希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二胡大師劉天，和他所代表的那股濃得化不開的廣東音樂味道，能夠再現於當代，從而更寄望於學院的師生，首先是傳承，然後才可以在此基礎上發揚光大。